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Vocational Trai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国际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理论前沿译丛

全球职业培训 概览

格哈德·博什（德） 吉恩·查尔斯特（加）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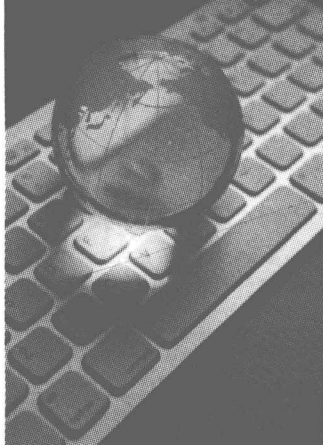
马 勇 赵兴碧 魏 娜 刘 颖 / 译



zjfs.bnup.com | www.bnupg.co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Vocational Training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国际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理论前沿译丛

全球职业培训 概览

格哈德·博什（德） 吉恩·查尔斯特（加） / 著

马 勇 赵兴碧 魏 娜 刘 颖 / 译



zjfs.bnup.com | www.bnupg.co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Vocational Train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 by Gerhard Bosch and Jean Charest / ISBN: 978-0-415-46721-6
Copyright © 2010 by Taylor & Franci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n imprin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3-3925

QUANQIU ZHIYE PEIXUN GAIL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职业培训概览 / (德) 博什, (加) 查尔斯特著; 马勇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0

(国际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理论前沿译丛)

ISBN 978-7-303-20046-7

I. ①全… II. ①博… ②查… ③马… III. ①职业培训—研究—世界 IV. ①C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6612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755 58800035
北 师 大 出 版 社 职 业 教 育 分 社 网 址 <http://zjfs.bnup.com>
电 子 信 箱 zhijiao@bnup.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ttp://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7.00 元

策划编辑: 易 新 姚贵平 责任编辑: 鲍红玉
美术编辑: 高 霞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8284

总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有一句富有深意的话：“很多国家认为，现代人的教育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而所有的国家都认为，它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一语道出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要破解我们面临的教育改革难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探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教育产生着越来越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着国家教育制度的前景。

成人教育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学，是教育学二级学科中两个具有高度交叉性和互促性的学科。成人教育学中有关成人职业提升、职业拓展和职业迁移等方面的内容无疑也是职业技术教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职业技术教育学中的所有职后教育活动无疑也是成人教育学研究的主干内容。在我国，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关于这两个学科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因此，向先进国家学习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努力将目前世界上在成人教育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发展中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引进中国。

研究国外教育，需要一个由远及近、由空泛到具体、由理论到实践的深入过程，借鉴和比较或许是扩大一个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提高学科水平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在国内的报刊、图书、网络上，也有很多关于国际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介绍，虽然也有深度透视的文章，但更多的是处于零碎孤立、蜻蜓点水的状态。一些专业学者也有心做一些系统性的翻译介绍工作，但迫于人员的匮乏和版权等繁杂问题，始终没有产出规模较大且具有系统性的成果。我们虽然也不能面面俱到，但我们拥有的学科专业教师队伍相对充实、稳定，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和教育法学四个硕士授权点的基础相对扎实。经过3年时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套相对系统的

《国际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理论前沿译丛》，希望能够抓住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并加以系统介绍，为两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些新鲜而生动的研究视角，从而奠定坚实的学科认知基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教育活动中的实践和研究，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加深对本国教育制度和工作的认识；可以了解外国教育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本国提供借鉴；可以增进国际了解，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可以使我们理清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脉络，增强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自觉性。希望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够为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该丛书的出版对学科研究者有新的启发。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题为“十国职业培训的比较视域：制度、革新和成果”的研究报告基础上写作而成的。整个项目基于在蒙特利尔、盖尔森基兴和墨西哥举行的三次国际研讨会的成果。全书共十一章，研究者以独特的分析视野，努力揭示各国职业培训制度的组织原则，与普通教育的联系，对继续培训、劳动力市场、社会参与者的各种作用，以及各种制度的优劣。本书尤其关注最近十年各国的革新性创举，这为职业培训制度提供了较丰富的比较分析素材，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参与本书编写的作者共有 16 位，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墨西哥、摩洛哥、韩国、法国和英国十个不同的国家。由于他们在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有着持续的相关研究，加之项目本身具有的国际视野，作者们以严谨的研究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本国的职业教育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的、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对各位作者更为具体的介绍可参见全书结尾的作者介绍。

致 谢

本书在题为“十国职业培训的比较视域：制度、革新和成果”的研究报告基础上写作而成。整个项目基于在蒙特利尔、盖尔森基兴和墨西哥举行的三次国际研讨会的成果。研究者以独特的分析视野，努力揭示各国职业培训制度的组织原则，与普通教育的联系，对继续培训、劳动力市场、社会参与者的各种作用，以及各种制度的优劣。本书尤其关注最近十年各国的革新性创举。本项研究为职业培训制度提供分析比较的素材，研究结果日后可供各国参考。

本项目也是加拿大“全球化与工作大学校际研究中心(CRIMT)”和德国工作技术和培训机构(IAQ)的合作研究项目之一。除了对以上两所研究机构表示感谢之外，还要向亚历山大·凡·哈穆博尔德·斯蒂芬顿(Alexander von Humboldt - Stiftung)(跨国合作项目；德国)表示诚挚的谢意；合作伙伴培训委员会(实用研究补助金项目；魁北克)，加拿大人力资源和技术开发(行业协会项目—人力资源合作)，加拿大主要合作研究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提供了经济支持和后勤保障。

笔者还要向来自10个国家的16位研究者表示衷心感谢，正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这个项目顺利完成，本书才得以与读者见面。各位研究者在整个合作过程中亲密无间，还要感谢各位撰稿人的努力及为此付出的心血。这里要特别感谢阿那夫·阿提加·加西亚(Arnulfo Arteaga Garcia)，他负责组织了2006年10月在墨西哥自治大学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也正是这次研讨会发表的一些论文充实了本书的内容。还要非常感谢蒙特利尔的瞿尔·娜咕尹(Chau Nguyen)和曼彻斯特的安迪·威尔森(Andy Wilson)，为本书提供优秀的翻译和编辑；感谢莫妮卡·斯拜思(Monika Spies)(IAQ, Gelsenkirchen)，正是有了她极具价值的文章，才促成本书最后完成。最后，还要谢谢沙拉·哈斯汀斯(Sarah Hastings)、特里·克拉格(Terry Clague)和来自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劳拉·D·H·斯坦思(Laura D. H. Stearns)通力合作负责本书的付印，感谢彼得·菲尔布拉特(Peter Fairbtother)(丛书编辑)为原书修改给予的极大帮助与支持。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视域下的职业培训	1
第二章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机制的发展历程	25
第三章	加拿大的职业培训 ——教育世家的远房亲戚	55
第四章	丹麦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稳中求变	81
第五章	法国的职业培训 ——趋向一种新的“职业教育论”吗	105
第六章	德国职业培训二元制的复兴	132
第七章	韩国政府主导型职业培训体系的转型	158
第八章	墨西哥的职业培训体系 ——特征与参与者，优势与劣势	183
第九章	摩洛哥的职业培训 ——劳动力市场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210
第十章	英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236
第十一章	美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	266
	作者介绍	291
	索 引	295
	后 记	312

第一章 国际视域下的职业培训

格哈德·博什 & 吉恩·查尔斯特

一、引言

1

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因其特定内容或培训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将其定义为“为从事某一专职领域的工作和有效投入某项工作而做的准备(UNEVOC, 2006: 1)”。如此机械的定义似乎并不准确,大学教育也为学生进入不同工作和特定职业领域提供准备。对某些诸如医生、教师或律师行业,这些类型的职业教育更容易定义和区分。因此VET与高等教育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提供工作准备,而在其对专业领域的早期规范以及对应VET较低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国家,对VET的贬低诸如被描述成为“成绩不理想学生的出路”的现象屡见不鲜。VET的社会地位由其在整个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共同决定。在一些国家,VET受到高度重视,它为从事工作比较复杂、难度大的受教育者提供优厚的待遇和丰富的就业机会;而在另外一些国家,VET通常被视为与受教育者从事工作比较简单、难度小、工作报酬低和就业机会少相连。VET质量的高低,使得职业资格证书对雇主的意义可能会因国家而异。在一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无疑证明了持证者在一些职业领域从事复杂工作的能力;然而在另一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只表明持证者在校学习成绩不佳,只具备了某些特定工作中的基本技能。

过去,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中学阶段,教育培训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迥然不同。两种体系存在严格界限,原因有三点。第一,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学生提供的出路不同。普通教育或学历教育为学生升入大学做准备,职业教育则以直接进入社会劳动力市场为导向

- 2 (Shavit and Müller, 2000: 30)。职业培训的认证一般不与继续教育的学历证书挂钩。

第二，两种体系，参与者不尽相同。和普通教育不同的是，VET并非由独立“体系”统辖，往往由“诸多培训机构包括公立、非政府和私立机构，代表各自利益、行政机构和风格。令人尴尬的是，社会的正规职业教育培训经常与学校和高等教育体系相重叠，而教育部部长经常和劳动就业部部长一同制定职业教育培训的方针政策(UNEVOC, 2006: 1)”。然而在某些地方，如美国的实习制度或公司特殊培训新人制度就与普通教育制度没有关联，培训全由公司或社会合作伙伴负责。国家可能会用调控劳动力市场或商品市场的方式影响培训，比如颁发执照、征税或评估质量标准，而不会通过教育部门干预培训。

第三，不同机构、参与者、学习地点、学习内容和学习标准，体现了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产生和目标的多元性，一些国家为了避免技术落后，往往由政府、公司或商业机构来组织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上述的参与者也许会致力于促进新技术的传播或在特定地区发展某种产业。有时，社会性的目标，例如，普通教育系统中的困难群体怎样融入劳动力市场，更是当务之急。为了控制劳动力市场，行业工会或专业组织不仅制定了标准，还降低了竞争性不强的外来企业的竞争力。为增加行业工会会员就业的机会，不同行业的产业工会希望职业教育培训能再有所拓展。

由于参与者和目标的多样性，国家 VET 体系与普通教育系统从内在和外在形式上，都有混合、相交的地方。如果只着眼于两者的联系，很难理解这种异构的系统。职业培训系统深深扎根于不同国民生产、劳动力市场、劳资关系和社会分层体系。在一个国家中，提供职业培训教育的机构的这种融合，不仅反映各参与者的利益和实力，还反映彼此长期妥协的过程。由于不同国家采取的方法各异，各个国家职业培训系统以及制度安排呈现不同差异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Bosch and Charest, 2008a)。

为了区分差别，教育类别和培训体制也相应发展。比如，根据各国培训制度的构成原则(学徒制度、公司培训、政府培训、税收制度、学校培训)(Lynch, 1994)，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类。职业培训缺乏的国

家, 往往依赖市场规律, 尤其是低技能的工人和中小型公司。其他分类基于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其中国民经济被形容为“自由市场”或“协调市场”经济 (Hall and Soskice, 2001; Estevez-Abe、Iversen and Soskice, 2001; Bosch、Lehndorff and Rubery, 2009; Iversen and Stephens, 2008)。克劳奇、芬格尔德和沙科(1999)按照“国家、利益集团、当地商业网络和公司的某些种类”等“广义”的定义划分来分析七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的特点, 体现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类型学有助于理解具体制度如何影响实施职业培训社会主体的行为, 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确保不同制度的稳定性方面, 哪些制度是关键。然而,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 类型学本身呆板, 无法解释其中一些变化。于是阿斯顿、格林(1996)和赛伦(2004)更侧重于社会更广层面的职业培训系统的调查变化。他们都同时强调整理解过去和当前制度的主要特点和特质的重要性, 并将其看作社会主体的产物。

今天,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那时相比, 发达国家的职业培训体系和教育体系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学徒制体系曾高度发达, 这一事实早为世人遗忘(参见 Marsden, 1995; Thelen, 2004)。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占据主导地位也是近来之事。20世纪60年代, 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从业者只占20%(1964); 20世纪80年代末期, 职业培训中双元制的扩展使得这个比例飞涨到60%的顶峰(Geigler, 2002: 339), 此后呈逐渐下滑趋势。

过去40年, 发达国家的VET体系逐渐多样化。在英语世界自由市场经济中, 传统学徒制体系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与此同时, 大中专院校的普通教育却呈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之势。它们不仅为雇主们提供良好基本技能的年轻人, 同时还能在工作场所提供培训, 从而使其具备中等技能。只有在某些工会实力强大, 有着社团合作传统的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丹麦和挪威), 全新学徒制项目才在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逐渐立足, 职业培训标准已经提高, 低层次职业培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比例的增加, 以及继续学习深造机会的增多。随着高中扩招, 这些国家都试图加强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的关系。从国际视野来看, 职业培训体系的重要性并未消失, 反而像异域奇葩一样绽放。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高度

发达国家，在很多其他国家也存在，如韩国、中欧和东欧国家都大量采取以普通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多数情况下，雇主协会和工会的弱势使得它们无法开展大规模的项目，而只有依靠统计学来验证职业教育的地位。

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职业培训体系下滑的后果显而易见。许多公司开始抱怨职业合格的员工匮乏。大学毕业生人数攀升，他们大多只受过理论培训，还有大量没受过任何培训，他们之间形成一个断层，那就是缺乏受过培训既具备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技能的员工。各国政府试图提高职业培训的社会地位。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开始施行全新实习制度，与此同时，以学校为主的职业培训也正在进一步扩展。

经过长时间多元发展，在自由市场经济下，职业技术教育的扩大投资和统筹市场经济下普通教育的扩招越来越趋同。是否让二者趋于一致？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向服务行业的结构转变会产生一致，因为服务行业无须专业知识，更强调普通技能(Castells, 1996: 238)。另一些学者认为，对普通技能的增多需求并不会相应减少对特定专业技能的需求(Clarke and Winch, 2007; Bosch, 2008)。这意味着职业培训需要更广泛层面上的普通技能，而这种专业技能需要通过所谓“软技能”才能获得。

对普通技能的需求增长成为高中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两种教育在很多国家都是造成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以及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之间混乱的原因。这些变化导致了新的要求，以加强联系和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以及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之间平等的地位和尊重。改善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的压力也同样存在，过去这种压力往往由工会和雇主彼此协调。

鉴于起点存在巨大差异，重组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时，各国压力相同，面临不同挑战。本书分析十个国家面对机遇时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中七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丹麦)属发达国家，四个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另外三个国家则是合作市场经济的三种不同表现形式。韩国因其瞩目的经济发展成果已加入发达国家联盟，另两个国家(墨西哥和摩洛哥)还在努力跻身其列。这后三个国家如何通过改革国民教育和培训过程来奋起直追面临着更大挑战。它们必须在照搬发达国家发展模式或跳过某些发展阶段之间做出抉择。由于这

些国家社会合作者自身存在缺陷，它们可以被视为国家主导的经济体。

接下来，我们将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缩写 OECD）和 UNESCO 指标来分析被调查国家的普通教育在高中和专科以上阶段取得的进展，以及 VET 的重要性。比较 VET 结构的主要变化，首先，考察 VET 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联；其次，分析初级职业教育和继续职业教育；最后，分析 VET 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重点将放在社会合作者^①的角色扮演方面。

二、中高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发展趋势

近几十年，经合组织国家的普通教育水平呈上涨趋势。2005 年，年龄 25—34 岁的成年人中有 77% 完成了高中教育。这个数字比高于 30 岁的年龄组（如 55—64 岁）的调查人群的数字高出 23 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这个比率更是高达 80%。25—34 岁成年人的高中毕业率高于一辈，反映教育水平呈上升趋势（见表 1.1）。在发达国家，高中毕业证书渐渐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谋取有职业前景的好工作的最低标准。问卷中关于 25—34 岁的年龄段，韩国毕业率高。25—34 岁年龄段与 55—64 岁年龄段教育水平的比较，揭示了一个以技术结构为特征的欠发达国家向高度发达国家转变时，是如何在一代人中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墨西哥和摩洛哥^②奋力追赶，拥有大量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大多没有初中毕业证书。

表 1.1 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数及参加定位项目高中教育的入学率（2005 年）

6

（单位：%）

	年龄		区分度	初中教育入学率 [*]		
	25—34 岁	55—64 岁		职前培训与培训项目		
				普通项目	所有项目	以学校和工作为主的项目
经合组织 平均值	77	54	+23	50.3	51.7	16.2

① 关于五国（加拿大、丹麦、德国、韩国、美国）的比较已发表于其他资料（Bosch 和 Charrest 2007, 2008a 和 2008b）。

② 摩洛哥不属于经合组织，因此没有出现在经合组织的数据当中。

续表

	年龄			初中教育入学率*		
	25—34岁	55—64岁	区分度	职前培训与培训项目		
				普通项目	所有项目	以学校和工作为主的项目
欧盟平均值	79	54	+25	44.1	56.2	56.2
澳大利亚	79	50	+29	38.5	61.5	m
加拿大	91	75	+16	m	m	m
丹麦	87	75	+12	52.1	47.5	47.7
法国	81	51	+30	43.6	56.4	11.3
德国	84	79	+5	39.7	60.3	45.0
韩国	97	35	+62	71.5	28.5	a
墨西哥	24	12	+12	89.8	10.2	m
英国	73	60	+13	27.8	72.2	m
美国	87	86	+1	100	—	—
不含墨西哥和韩国	73(18)	74(36)	+61 (+29)			

资料来源：OECD(2007)，表 A1.2a 和表 C1.1

注释：* 完成定位项目的初中毕业生人数百分比；m 表示数据缺失；a 表示不适用。

普通教育的普及提高了职业培训水准。与过去相比，更多参与职业培训的年轻人拥有初级教育背景，这使得增加职业培训的理论学习成为可能。因技术革新而使得大量语言学上的“软技能”需求日渐增长，以及服务行业的日益重要性和劳动组织的变化，工作团队背负责任更多，这就意味着很多职业项目比过去更需理论基础。在一些国家，应聘的高级项目工作人员最低必须持有高中毕业证，如满怀抱负的 IT 精英或银行职员（参见本书德国章节）。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意大利除外），包括韩国，已逐渐淘汰初中阶段 VET。欠发达国家墨西哥，初中阶段职业教育还在继续发展，因为这可以为日益增长的制造行业提供大量中低级劳动力。令人惊讶的是，就摩洛哥而言，VET 入学率很低，更多投入普通教育，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缺乏类似产业所造成的（见表 1.2）。

表 1.2 中学教育, ISCED 2 和 3* 阶段, 职业教育的入学人数(2002 年)

7

国家	初中(ISCED 2)			高中(ISCED 2)		
	入学人数 (人)	职业项目 (项)	占总入学率 百分比(%)	入学人数 (人)	职业项目 (项)	占总入学率 百分比(%)
摩洛哥	1147 922	28 342	2	610 135	777 55	13
加拿大	—	—	—	—	—	—
墨西哥	6 892 913	1 232 843	18	3 295 272	359 171	11
美国	12 942 848	—	—	10 911 670	—	—
韩国	1 851 685	—	—	1 810 074	580 274	32
丹麦	224 860	—	—	222 003	118 329	53
法国	3 275 540	—	—	2 583 587	1 457 240	56
德国	5 664 699	—	—	2 781 860	1 729 839	62
英国	2 345 939	—	—	6 873 115	4 724 242	69
澳大利亚	1 292 337	332 371	26	1 221 293	769 687	63

资料来源: UNEVOC(2006), 70 - 81,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information/nfsunesco/doc/iscsed_1997.htm, 访问时间 2008 年 10 月 15 日

注释: * ISCED 指国际教育分类标准(1997), 专门规范定义了各级别教育(从最低级 0 级到最高级 6 级)。

过去, 高中教育的方向是为高等教育提供准备, 墨西哥和摩洛哥依旧如此。随着高中教育普及和低水平层次职业教育培训逐步淘汰, 高中教育日渐多样化(UNEVOC, 2006: 25)。在经合组织和欧盟国家中, 超过一半的高中生都报名参加了职前培训或职业培训的项目。这种发展趋势被称为全新“职业教育主义”(参见本书法国章节)。然而, 这种全新“职业教育主义”采取不同形式: 法国和英国 VET 建立在学校的基础上; 德国和丹麦则以学徒制项目为主; 美国和加拿大资格条件更为宽松, 还可凭此入读大学。在以学校为基础的体系中, 职业培训日渐萎缩, 开始转向副学士学位(两年制)和学士学位。图表中没有美国学徒制方面的统计数字, 是因其没有像诸如德国、丹麦、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一样与教育系统正式联系。实际上, 职业教育项目可能比数据上显示的广泛得多。近年来, 声誉欠佳的韩国职业教育培训一落千丈。但职业教育在韩国仍比美、加两国更具重要性, 其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韩国的职业教育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进一步

8

深造学习的机会。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在学业和培训上选择继续深造。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增长率叹为观止(见表 1.3)。韩国年龄段在 25—34 岁的高等教育毕业率远远高于 55—64 岁年龄段 41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普及被视为知识社会中准备充分的年轻人应对日益提高的技能要求挑战的正常反应。以下范例中,德国唯一没有普及高等教育——相反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德国贸易顺差全球第一,原因在于高附加值制造业的专业化。谜底也许就在于德国 VET 系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法,为满足经济发展,它向社会输送中等技能人才,它与劳动力市场、良好的薪酬和广阔的职业前景紧密相连,使它仍对年轻人保持有吸引力。

9

表 1.3 完成高等教育的毕业率(2005 年)

(单位:%)

	年龄		区分度
	25—34 岁	55—64 岁	
经合组织平均值	32	19	+13
欧盟平均值	30	17	+13
澳大利亚	38	24	+14
加拿大	54	36	+18
丹麦	40	27	+13
法国	39	16	+23
德国	22	23	+1
韩国	51	10	+41
墨西哥	18	8	+10
英国	35	24	+11
美国	39	37	+2
范围(不包括墨西哥和韩国)	36(32)	29(21)	42(24)

资料来源:OECD(2007),表格 A1.3a.

随着高中教育普及,其形式也多种多样。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某些行业(如护理)职业培训项目既有本科也有研究生。英国两年制基础学位和法国两年制技术研究大学(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 IUT)技术学院学位就是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D)5B项目短期学习的范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已引入可以获得学士学位的课程,比如烹饪、制酒和旅游,与其他国家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D)职业教育3级或4级内容相差无几。类似项目对进入研究生学习更具吸引力。职业培训课程日益重要的因素在于实习场所。魁北克近40%的大学项目提供实习场所(参见本书加拿大章节)。

职业教育与专业培训教育区别逐渐模糊。类似项目也出现在国家教育标准分类的不同等级上,这完全取决于该国教育和培训制度。这不仅使得教育水平之间的比较越来越难,还引发人们对于VET作为低学士学位这个普遍定义的质疑。

表 1.4 高等教育、非高等教育(ISCED 4)与高等教育(ISCED 5+6)阶段职业教育的入学人数(2002年)

10

国家	高等教育、非高等教育(ISCED 4)			高等教育(ISCED 5+6)		
	所有项目入学人数(人)	职业项目入学人数(人)	职业项目入学人数占总入学率百分比(%)	所有项目入学人数(人)	职业项目入学人数(人)	职业项目入学人数占总入学率百分比(%)
摩洛哥	71 525	66 429	93	335 755	36 231	11
墨西哥				2 236 791	65 815	3
美国	423 316	423 316	100	16 611 711	3 871 711	23
加拿大	—	—		—		
韩国	—	—		3 210 142	1 317 325	41
丹麦	1 015	—	—	201 746	17 550	9
德国	463 341	395 013	85	2 334 569	339 989	15
法国	33 288	15 894	48	2 119 149	508 932	24
英国	—	—		2 287 833	748 687	33
澳大利亚	175 889	—	—	1 012 210	190 374	19

资料来源: UNEVOC(2006), 82-93

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衔接

11

过去,高中教育是年轻人通往大学的必经之路,至今仍备受推崇(UNEVOC, 2006: 27)。然而在许多国家,职业教育课程被视为成绩不佳或高考失利学生的后备方案(参见本书韩国、法国、英国、美国、